

读《黄帝内经》札记(十一)

● 李今庸*

关键词 《黄帝内经》 李今庸 训诂 札记

1 肾气独沈

《素问·四气调神大论篇》说：“逆春气，则少阳不生，肝气内变；逆夏气，则太阳不长，心气内洞；逆秋气，则太阴不收，肺气焦满；逆冬气，则少阴不藏，肾气独沈。”

按 此文“肾气独沈”之“独”，当读为“清浊”之“浊”，《说文·水部》说：“浊……从水，蜀声”，段玉裁注：“浊者，清之反也。《诗》曰：‘泾以渭浊’，又曰：‘载清载浊’。”《说文·犬部》说：“独……从犬，蜀声”。是“独”、“浊”二字俱谐“蜀声”，例得通假，故此文“独”假为“浊”，读为“肾气浊沈”。《针灸甲乙经》卷一第二、《太素·顺养》二书载此文正皆作“肾气浊沈”。沈者，《说文·水部》说：“沈，陵上滴水也。从水，宀声。一曰浊黠也”，段玉裁注：“《黑部》曰：‘黠，滓垢也’。黠、沈同音通用。直深切，又：尺甚切”。《说文·黑部》说：“黠，滓垢也，从黑，宀声”，段玉裁注：“滓，淀也，垢

者，浊也。荀卿曰：‘人心譬如槃水，正错而勿动，则湛浊在下而清明在上。杨倞曰：‘湛，渇，渭沈泥滓也’。按：湛即黠之假借字”。据此，则《素问》之“独沈”、《针灸甲乙经》、《太素》之“浊渇”、《说文》之“渇黠”、荀卿、杨倞之“湛渇”，其义一也。

2 浮而散者为眴仆

《素问·脉要精微论》说：“有脉俱沈细数者，少阴厥也，沈细数散者，寒热也；浮而散者，为眴仆。”

按 此文“眴仆”之“眴”，《说文·目部》说：“眴，目摇也，从目，匀省声。眴眴或从目旬”。《伤寒论·辨太阳病篇》说：“直视不能眴”，《释音》说：“眴，音县，目摇也”。县，读“悬”。王冰注此文说：“脉浮为虚，散为不足，气虚而血不足，故为头眩而仆倒也”。是《素问》经文作“眴”而王冰注文作“眩”也。《素问·厥论篇》说：“巨阳之厥，则肿首头重，足不能行，发为眴仆”，而《针灸甲乙经》卷七第

三载此文则作“发为眩仆”。是《素问》作“眴”而《针灸甲乙经》作“眩”也。《说文·手部》说：“摇，动也”，目摇者，两目视物动摇不定也，与《说文·目部》训“眩，目无常主也”义同。《一切经音义》以“旬”、“眴”为“眩”之古文。《仓颉篇》卷上说：“眩，视不明也，眩惑也”，《素问·五常政大论》说：“伏明之纪……其病昏惑”，《说文·心部》“惑，乱也”，故《释名·释疾病》说：“眩，县也，目视动乱，如县物摇摇然不定也”。《素问·五常政大论》说：“发生之纪……其动掉眩巅疾”，王冰注：“眩，旋转也”。旋转不已，神失内守，《素问·六元正纪大论》所谓“甚则耳鸣眩转，目不识人，善暴僵仆”，王冰注：“筋骨强直而不用，卒倒而无所知也”，亦即《素问·至真要大论》“太阳司天”、“太阳之复”之两作“时眩仆”。是“眴仆”、“眩仆”字异而音义同也。

3 心脉满大，癰癧筋挛

《素问·大奇论》说：“心脉满大，癰癧筋挛。肝脉小急，癰癧筋挛。”

按 此文“癰癧”为其病证名词。其病发作有间歇，故称其病曰

* 作者简介 李今庸，男，著名中医学家。教授、研究生导师、全国首批 500 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导师、中国中医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原委员。中华中医药学会终身理事。本刊学术顾问。

● 作者单位 湖北中医药大学(430061)

“癇”。病发主要证候为时瘈时瘳，故又称之为“瘈瘳病”。

瘈瘳，可写作“瘈瘳”，《脉经》卷五第五“心脉满大，瘈瘳筋挛；肝脉小急，瘈瘳筋挛”是。又可写作“瘈瘳”，《针灸甲乙经》卷四第一下“心脉满大，瘈瘳筋挛；肝脉小急，瘈瘳筋挛”是。又可写作“瘈瘳”，《诸病源候论·小儿杂病诸侯一·风瘈候》“诊得心脉满大，瘈瘳筋挛；肝脉小急，亦瘈瘳筋挛”是。《太素·五藏脉诊》载此文与《素问》同，作“瘈”。是《素问》、《太素》之“瘈瘳”、《脉经》之“瘈瘳”、《针灸甲乙经》之“瘈瘳”、《诸病源候论》之“瘈瘳”，文虽有异，而其义则同也。是故孙星衍辑本《神农本草经》，载独活主“瘈瘳”，麝香主“瘈瘳”、石蜜主“瘈瘳”，鼠妇主“瘈瘳”，六畜毛蹄甲主“瘈瘳”，石胆主“瘈瘳”（原作“瘈”，误，今改），鸡子主“瘈瘳”（原作“瘈”，误，今改），髮髮主“小儿瘈，大人瘈”，而《针灸甲乙经》治“小儿瘈瘳，呕吐泄注，惊恐失精，瞻视不明，眇（目蔑），瘈脉及长强主之”，“小儿瘈瘳，手足扰，日昏，口噤，溺黄，商丘主之”，“小儿瘈瘳，遗（此下原有“精”字，衍文，今删）溺……大敦主之”，“风从头至足瘈瘳，口闭不得开……昆仑主之也”。

《灵枢·经筋篇》亦有“病在此者，主瘈瘳及瘳”句，则《太素·经筋篇》作“病在此者，主瘈瘳及瘳”，《针灸甲乙经》卷二第六作“病在此者，主瘈瘳及瘳”，三书之“及”字皆当读“或”，而《太素》和《针灸甲乙经》之两“瘳”字皆为“瘳”字之误，以“瘳”字与《太素》之“瘳”、《针灸甲乙经》之“瘳”义复，古人行文义必不复出也。

《潜夫论·贵忠》说：“婴儿常病伤饱也……哺乳太多则必掣纵

而生瘈”。汪继培笺：“戴侗《六书故》云：‘瘈瘳，谓小儿风惊，乍掣乍纵。掣，搐也；纵则掣而乍舒也’。《玉篇》云：‘瘈，小儿瘈病’。”

《说文·疒部》说：“瘈，小儿瘈瘳病也，从疒，𠂔声”，段玉裁注：“《急就篇》亦云‘瘈瘳’，师古云：‘即今瘈病’。按：今小儿惊病也。瘈之言掣也，瘳之言纵也”。《广韵·上平声·二十八山》说：“瘈，小儿疾”，《玉篇·疒部》说：“瘈，亥间切，小儿瘈病”，《备急千金要方》卷五上第三说：“夫瘈，小儿之恶病也”。

《诸病源候论·小儿杂病诸侯一·瘈候》说：“瘈者，小儿病也。十岁已上为瘈，十岁已下为瘈。其发之状，或口眼相引而目睛上插，或手足掣纵……诸方说瘈名证不同，大抵其发之源皆因三种。三种者，风瘈、惊瘈、食瘈是也”。《备急千金要方》卷十四第四说：“夫风眩之病，起于心气不定，胸上蓄实，故有高风面热之所为也。痰热相感而动风，风心相乱则闷瞢，故谓之风眩。大人曰瘈，小儿则为瘈，其实是一。”《灵枢·寒热病》说：“暴挛瘈眩，足不任身，取天柱”，杨上善《太素·寒热杂说》此文注：“足太阳脉起目内眦，上额交颠，入络脑，下侠脊抵腰，循膂过髀枢，合膈贯膈出外踝后，至小指外侧，故此脉病，暴脚挛，小儿瘈，头眩足痿（痿，疑为“瘳”字之误）”。余早年读《新、旧唐书》，见载有唐高宗李治病风眩，颇疑其为“瘈瘳病”。他不同于曹操之“风眩病”，于今信然。《急就篇》卷四“疝瘕颠疾狂失响”句下王应麟补注：“扬雄曰：‘臣有瘈眩病’。瘈眩，即《灵枢·寒热病》中之“瘈眩”，《金匱要略·水气病篇》“五苓散证”亦有“吐涎沫而瘈眩”之证。以“瘈”在大

人则名“瘈”也。《素问·长刺节论》说：“病初发，岁一发，不治，月一发，不治，月四五发，名曰瘈病，刺诸分诸脉，其无寒者，以针调之，病止”。《素问·脉要精微论》说：“（脉）来疾去徐，上实下虚，为厥巅疾”。巅，《太素》作“瘈”，杨上善《五藏脉诊》此文注：“来疾阳盛，故上实也，去徐阴虚，故下虚也。上实下虚，所以发瘈疾也。”足证大人称瘈，小儿称瘈，瘈、瘈为一病也。故《灵枢·癫狂篇》中之“瘈”即为“瘈病”也。《灵枢·癫狂篇》说：“治瘈疾者，常与之居，察（察）其所当取之处。病至视之，有过者泻之，置其血于瓠壶之中，至其发时，血独动矣，不动，灸穷骨三壮”。这是我国古代治疗瘈瘳疾病的实验研究。

《素问·大奇论》说：“二阴急为瘈瘳”，杨上善《太素·寒热相移》此文注：“二阴，少阴也。候得少阴脉急，是为阳与阴争，阳胜，发为小儿瘈病，手足逆冷也”。这里又提出“瘈瘳”一证，则是要求治疗瘈瘳必须详察病机，辨证施治。靠一、二个验方是无济于事的。治疗中所以有效有无效者，正是辨证不周密也。

《说文·疒部》说：“瘈，病也，从疒，𠂔声”，其病发作有间歇也；《说文·疒部》说：“瘳，彊急也，从疒，𠂔声”，《玉篇·疒部》说：“瘳，渠井切，风强病也”，故《备急千金要方》卷五上第三说：“病发身软时醒者，谓之瘈也；身强直反张如弓不时醒者，谓之瘳也”。扼要的提出了“瘈病”和“瘳病”的重要区别。

4 人生而有病巅疾者

《素问·奇病论》说：“帝曰：人生而有病巅疾者，病名为何？安

所得之?岐伯曰:病名为胎病。此得之在母腹中时,其母有所大惊,气上而不下,精气并居,故令子发为巅疾也。”

按 王冰释此文“巅疾”之“巅”,谓“上巅,则头首也”。其意谓是头首之病。然为头首何病?未明说。《素问·脉要精微论》说:“厥成为巅疾”,王冰注:“厥,谓气逆也,气逆上而不已,则变为上巅之疾也”,亦不谓何病。《素问·厥论》说:“阳明之厥,则癫疾欲走呼,腹满不得卧,面赤而热,妄见而妄言”,王冰注:“癫一作巅,非”。是王冰的心目中,“巅”字只能作“上巅头首”用,而不能用于“癫疾”之“癫”,反之,“癫疾”之“癫”亦不能用“巅”字。然而《太素·杂病·癫疾》、《针灸甲乙经》卷十一第二,二者皆直接作“癫疾”,且皆以此文并诸篇首。《素问·脉要精微论》说:“(脉)来疾去徐,上实下虚,为厥巅疾”,杨上善《太素·五藏脉诊》此文注:“来疾阳盛,故上实也,去徐阴虚,故下虚也,上实下

虚,所以发癫疾也”。《急就篇》“疝瘕癫疾狂失响”下王应麟补注引《庄子》曰“阳气独上,则为癫疾”以及“厥成为巅疾,气逆上而不已”等,都与此文所述“胎病”之“气上而不下”,阳之精气并居于上之机理相吻合,是乃所谓“先天性”之“痴病”也。

5 先饮利药

《素问·缪刺论篇》说:“人有所堕坠,恶血留内,腹中满胀,不得前后,先饮利药,此上伤厥阴之脉,下伤少阴之络。刺足内踝之下,然骨之前血脉出血,刺足跗上动脉,不已,刺三毛上各一痛,见血立已。左刺右,右刺左。”

按 人体从高堕坠于地,经络损伤破裂,血溢脉外,失其流行之性,瘀积成为恶血留于体内,致气机阻塞而腹中胀满,不得前后,大小便不通也。气机不通,诸治罔效,必先开通闭塞,所谓“急则治其标”也,《灵枢·病本篇》说:“大小便不利,治其标”。《素问·标本病

传论篇》亦说:“小大(便)不利,治其标”也,故必“先饮利药”,待其气机通畅,再行针刺治之。今以一方标本兼顾,疏通气机而破血攻瘀,荡涤留血:当归 15 克,川芎 10 克,赤芍 10 克,红花 10 克,桃仁 10 克去皮尖炒打,香附 10 克制,乳香 10 克制,没药 10 克制,厚朴 10 克,枳实 10 克炒,大黄 10 克后下,芒硝 10 克烱化,蟪虫 5 克。加水适量,煎取汁,温服,一日服二次,每日服一剂。此毕两功于一役也。

《灵枢·厥病篇》说:“头痛不可取于膻者,有所击堕,恶血在于内,若肉伤,痛未已,可则刺,不可远取也”。肉,《针灸甲乙经》卷九第一、《太素·厥头痛》载此文皆作“内”,作“内伤”义长。《广雅·释言》说:“则,即也”,《针灸甲乙经》、《太素》皆正作“即”。“即刺”也者,即于其“伤痛”部位取穴而刺之,所谓“天应穴”或“阿是穴”也,不可舍近求远而专求取诸膻穴也。亦可服用上方“破血攻瘀”之药而不针刺也。

医林漫话

李时珍行医趣事两则

李时珍刚出道行医时,运气不济,虽然病人不少,但疗效总是欠佳,尽管李时珍诊治疾病时小心翼翼,但仍然磕磕绊绊。有一次,李时珍治疗一个脾胃虚弱的病人,为了小心谨慎,时珍给他仅开了一包甘草粉,嘱其回家拌饭服。但未想到患者在回家的途中,买了一碗面条,当时因为没有筷子,患者就随手在路边折了两根小棍当筷子将面条吃了,同时,药也吃了。结果回家没有多久这个患者就死了。原来这名患者随手在路边折的是甘遂的茎,甘遂反甘草,吃了就会死人。出了这件事后,李时珍感慨不已,以后诊治疾病更加小心。

后来李时珍迁到另一地方继续行医,一天,有人来请李时珍出诊。李时珍走时忽想起还有一个病人要来取药,就告诉妻子说该病人来取药时,就将灶台上那包药给他,随后就出诊去了。回来后,李时珍发现那包药还在那里,而旁边的一包砒霜不见了踪影,仔细一问,结果真是其妻将药拿错了,误将在灶台焙烤的砒霜当成患者的口服药发给了患者。吓得李时珍赶紧往那位患者的家跑去。刚跑一半,就碰上患者的家属高高兴兴地朝这个方向来了。让他没有想到的是患者家属正是来感谢他的。原来是一名妇女患了“症瘕”,腹胀疼痛,闭经。服用砒霜后,立刻下黑血一盆,腹部肿大也随即消了,疼痛也减轻了,患者顿感精神明显恢复。于是患者家属便高兴地来感谢这位治好他家人经久不愈之病的“神医”。经过这两件事后,李时珍十分感慨,运气不济时甘草也要医死人,时来运转时砒霜也能治好人!